「我們要的未來」會來嗎？

●李永展／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理事長、台灣民間團參與里約＋20會議成員

聯合國永續發展會議（UNCSD，簡稱「里約+20會議」）於2012年6月20～22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會議主題為探討如何在愈來愈擁擠的地球達到「我們要的未來」（The Future We Want），以及如何降低貧窮、促進社會公平並保護生態環境。1992年第一次地球高峰會迄今，永續性及永續發展的論述已成為全球發展的指導原則，這二十年間雖召開過大大小小的會議，也訂定了各式各樣的公約及協議，但並沒有減緩人類對環境的破壞（氣候變遷便是最好例證），因此，從里約會議到里約+20會議，我們還是應仔細檢討永續發展的進程。

短短二十年間，全球的變化大大超過了多數人的想像；一言以蔽之，網際網路、手機及資通訊技術使得全球變成一個愈來愈小的地方。經濟上我們見證了大量生產模式從不同區域移轉到東半球及南半球國家，而總貿易量也急劇增加。另一方面，因為生態系改變造成愈來愈大的資源限制、氣候及資源生產力的變動，以及氣候變遷的衝擊。而在此快速變遷的世界及社會下，這些「巨大趨勢」產生了許多新的環境議題及現象：

● 新的多邊環境協議及公約

全球成立或推動了數個新的多邊環境協議及公約在探討浮現的全球環境議題，包括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生物多樣性公約（CBD）及聯合國抗沙漠化公約（UNCCD）等。

● 對氣候變遷的覺知

經過多次爭辯後，氣候變遷已成為「熱點」，並在政策領域內成為全球環境議程之首要議題。

● 綠色經濟

將經濟發展轉移到更低碳、具氣候回復力、資源有效率、社會包容性，以及重視生態系服務等新的有力方向已廣被接受且愈來愈受重視。

● 碳交易及其他環境市場工具

將市場價格納入溫室氣體排放內容並創造碳交易市場是探討氣候變遷新興且愈來愈受重視的概念，其他新的市場架構包括生物多樣性抵銷及補償方案、棲地信用交易及保育銀行，都市減少生物多樣性損失並將衝擊納入經濟決策的主流化作法；據估計，全世界目前至少有四十五個不同的補償調適方案及一千一百個以上的調適銀行。

● 生質燃料、太陽能及風力發電市場化

即便整體而言再生能源的使用仍不十分普及，但生質燃料已取得相當重要的市場佔有率，風力及太陽能產品也急速增加。在交通部門，愈來愈多的汽電混合交通工具行駛在陸路及空中，使生質燃料的市場成真。

● 回收

雖然只有少數國家推動資源回收，但是將廢棄物重新製造成新資源、新產品及新物質，不僅愈來愈受重視、愈來愈主流化，而且在不少國家或地區被落實。

● 化學物管理

威脅人類及生態系健康的有毒及其他危險化學物的管理已大大改進，許多致命的化學物也被禁止，例如，2010年1月世界各國已全面禁用CFC。

● 有機產品及生物標章市場

愈來愈多消費者要求購買永續生產方式的產品，鼓勵認證及生態標章的作法，例如森林管理委員會及森林標章認證方案的森林產品及海洋管理委員會的海洋產品，以及各式各樣針對農產品（包括咖啡、茶及乳製品等）的生物或有機標章。

● 基因改良作物

基因改良作物的研究已進行多年，但最近幾年備受重視，主要是藉此大量提高糧食生產，但同時引發破壞生物多樣性，導致物種單一甚至滅絕等爭議。

儘管各國日益體認面對巨大環境變遷必須採取全球行動的重要性，但這二十年來美國拒絕簽署《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京都議定書》，而《生物多樣性公約》也未被採行，說明了全球政經結構仍然是弱肉強食的霸權政治。此外，綠色經濟概念多半被視為綠能產業，更甚少考慮到對發展中國家的負面影響，例如，由義大利及法國提議的「碳關稅」是針對溫室氣體排放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國家之產品而課徵的，雖然此策略可以對這些國家施壓，但勢必會連帶制裁到沒有財源或缺乏低排放技術的發展中國家，違背了「共同但有區隔的責任」之原則。

而無論是2000年訂定的千禧年發展目標、2002年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2009年針對溫室氣體排放減量以及2010年愛知生物多樣性標的，如果沒有特定的量化目標，上述標

的比較像是建議，但一旦目標可以量化，則相對的目的便會更清楚，而且較可能達成。事實上，實證資料也指出，一旦清楚標的被設定，目標便較能運作。另一個從環境標的設定的歷史所學到的教訓是，一旦有界定清楚的議題（例如臭氧層破洞物質的階段性消除或含鉛汽油），以及跟工業化學品有關的議題（如果這些議題有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術的話）便比較容易成功。此外，有明確基年資料以便衡量邁向目標的進度也相當重要，例如，由於缺乏衡量趨勢及評估進度的生物多樣性基年資料，使得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在2010年前扭轉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標的只有很少可衡量（或可示範）的進度。

從議題設定來看，十年前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針對WEHAB（水資源、能源、健康、農業、生物多樣性）五個議題提出行動方案，而里約+20會議的二個主題（綠色經濟及永續發展機制）依然侷限於「弱永續性」── 自然資本可以人造資本取代，只要開發的人造資本之效益大於被消耗的自然資本之成本便可進行（即便效益與成本的定義仍有待商榷），顯示人類實踐永續發展的腳步遠遠不及環境崩解的速度。

地球給予我們的考驗不會因為會議的召開而終止，但期待透過全球世界各國領袖、政府代表、企業及民間團體的共同參與，為「我們要的未來」開啟一個未來的可能性。◆